

身陷困局的沙特王室命运

李志星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

沙特阿拉伯是中东的产油大国,伊斯兰教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所在国,其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局势的走向更引人关注。但“9·11”以来的种种迹象显示,“沙特王室正处于危机和麻烦之中”。^①

首先,“基地”组织与政府反目,频繁发动恐怖袭击,使沙特“笼罩在恐怖阴影之下”^②。历史上,沙特王室与本·拉登家族关系密切,后者曾在兴建沙特皇宫中发迹。上世纪 80 年代阿富汗战争中,为防范苏联势力渗入中东和对外宣教,沙特王室默许境内伊斯兰激进势力赴阿富汗宣教和参战,并向拉登在阿富汗领导的“圣战者”提供约十亿美元援助。但从 1990 年海湾危机开始,拉登对沙特王室邀请美军协防、接受美驻军的不满愈来愈强烈,并公开鼓动推翻亲美的沙世俗政权。1994 年拉登被沙当局取消国籍并驱逐出境,流亡阿富汗等地。但因沙特支持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并与之建交,在阿富汗受塔利班庇护的“基地”组织与王室依然藕断丝连。“9·11”后,沙王室在反恐问题上公开挺美,与塔利班断交,并拘捕境内“基地”组织成员,冻结该组织在沙资产。作为“报复”,“基地”遂将袭击矛头转向王室,以“推翻背离伊斯兰的王室”为己任,^③他们频繁袭击沙外籍劳工和石油设施(沙外籍劳工占其劳动力的 70%),制造了去年 5 月和 11 月针对外国人的利雅得特大连环恐怖爆炸、2004 年 5 月的劫持外国人质事件,并声称要继续在沙境内发动袭击,驱逐异教徒,打击亲美沙特人。连续不断的恐怖事件,使沙特陷入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安全危机。

其次,支撑王室统治的“精神支柱”瓦哈比派内部激进势力泛滥,出现离心倾向,“王权与教权”关系紧张威胁王室统治根基。沙特家族是与瓦哈比派联手打天下的,双方形成了长期默契:瓦哈比派支持王室,并为其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帮助前者树立社会行为准则,维护国家的稳定与统一;王室则确保

瓦哈比派的国教地位,并保障乌里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双方的紧密联盟关系使沙特得以维持稳定。但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瓦哈比派反对美驻军沙特,并将矛头指向王室腐败等,与政府产生了矛盾。“9·11”后,瓦哈比派不断向王室递交请愿书,要求授予除司法、伊斯兰法令、法庭等传统控制领域之外的更大权限,以扩大宗教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与影响。瓦哈比教士内部激进分子更强烈反对政府搞世俗化及亲美政策。2002 年,瓦哈比教长和六名宗教长老联合发布宗教令,强烈抨击沙特家族和王室在海湾战后所执行的政策,警告沙政府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勿与异教徒为伍反对另一个伊斯兰国家。宗教激进势力还借近年来沙特高人口增长率(3.5%)和高失业率(13%)^④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抛出“均贫富、反特权、反腐败、人人平等”和“扶‘基地’灭洋”等口号,煽动中下层穆斯林反对王室。瓦哈比派宗教势力与王室关系出现裂痕使沙政府在处理王室与瓦哈比派这一关乎政教合一政体命运的问题上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鉴于瓦哈比派是国教以及与沙王室的共生关系,沙政府必须捍卫作为其意识形态的瓦哈比派,维护其政权的合法性与社会凝聚力。另一方面,又要防止王室与瓦哈比派裂痕加深,甚至决裂,特别要防止瓦哈比派中的激进势力坐大,威胁统治根基。能否保持二者的平衡,无论对沙特政府还是王室都是重大考验。

第三,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不断增高。在全球化进程中,沙特卫星电视、移动电话以及因特网等现代通讯发展迅速,媒体有所开放,民众要求参与政治

^① Simon Reeve, "Trouble In the Desert Kingdom", *The Independent*, July 20, 2004.

^② "Saudis In Terror's Shadow",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8, 2004.

^③ Paul Wood, "Saudi Royals Face Extremist Threat", November 9, 2003. <http://www.yahoo.com>

^④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Country Profile 2004*, United Kingdom.

的呼声高涨,对王室统治日益不满。近年来,以知识分子、技术官僚、商人及少数年轻亲王等为代表的改革派先后提出反对宗教干政,呼吁搞君主立宪,要求由选举产生“协商会议”,建立法制国家,实行经济开放,并屡屡发起请愿活动。2003年10月,利雅得首次出现500余人示威游行,要求民主改革和释放政治犯。此后数周内其他城市也相继爆发类似抗议活动。这种思潮与王位继承问题相结合,更增加了沙特政府的危机感。1995年法赫德国王中风后,逐步将大部分权力移交给王储、副首相兼国民卫队司令阿卜杜拉,目前王室呈国王临朝、王储秉政、第二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苏尔坦亲王参政的权力格局。但这已是老人班子:国王83岁,王储81岁,苏尔坦80岁。他们均为第二代亲王,法赫德之后王储即使顺利继位,也将马上面临再继承问题。沙政府对王位能否平稳过渡的担忧日益增大。

第四,“9·11”后美沙长期战略盟友关系发生裂变。美沙既没有相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更缺乏共同的文化与价值观。美沙盟友关系是典型的国家间利益的结合。二战后,沙作为全球最大的产油国,美作为新崛起的大国,两国以“石油换安全”为基础结为战略盟友,并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但“9·11事件”撕裂了沙美传统盟友关系,此前利益互动掩盖下的文化、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分歧开始显露,并出现关系危机。19名劫机犯中15人来自沙特、本·拉登原籍沙特以及沙特与塔利班政权的亲密关系等等,这些因素直接促使美重新评估美沙关系及对沙政策。一时间,美国内反沙舆论甚嚣尘上,舆论普遍认为沙特与“9·11事件”难脱干系,其政体及宗教意识形态是豢养和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和土壤。新保守派甚至欲将沙纳入反恐范畴。近日,12名国会众议员和5名参议员分别致信美贸易代表,反对支持沙特加入世贸组织,要求沙特首先在反以色列、反恐和人权问题上作出承诺。在政府层面,布什严厉批评过去的“以稳定牺牲自由”的对沙政策,开始公开督促沙特进行反恐和民主改革,美沙矛盾逐步升级。^①

最后,反恐战争以来的中东地缘政治及国际能源格局变化,也对沙特产生严重冲击。(1)美推出的大中东民主改造战略虽遭质疑,但客观上确实使中东国家产生危机感,改革在中东已成为一种共识,伊战后中东各种改革计划相继出台。今年5月,东盟

第16次首脑会议通过了一份包括13项内容的全面改革计划。而沙特在中东的民主化程度最低,并长期受到西方指责,因此面临的改革压力最大。(2)伊战后海湾地缘格局发生剧变,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有望重新崛起为海湾大国,成为沙特的主要竞争者,沙特的传统对手伊朗在海湾地区的影响正呈上升趋势,卡塔尔和约旦这些小国正在取代沙特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位置,这些都对沙特的海湾大国地位构成威胁。(3)由于沙特与“基地”组织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伊斯兰教以及伊斯兰世界所遭受的西方攻击,加上西方对沙特的“妖魔化”宣传和攻击,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盟主地位受到损害。(4)近年来,俄罗斯作为能源大国的崛起,中亚和非洲日益受到重视,伊拉克(已探明石油储量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沙特)成为投资热地并可能成为美国用以取代沙特的主要对象,美日益减少对沙特的能源依赖,这使沙特作为全球最大产油国的优势地位受到威胁。

面对危机,沙特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以纾缓压力,解决危机。对外关系上:一方面,除在反恐问题上与美站在一起,最近还提出派伊斯兰军队帮助维护伊拉克稳定,以巩固美沙盟友关系。另一方面,迅速调整外交思维,推行多元化外交,减轻对美依赖。在进一步加强与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传统联系的同时,积极推动与欧盟、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在内部,沙特重点应对恐怖袭击和民主改革两大挑战,维持政局稳定。安全上,采取各种措施严打恐怖活动,清洗教士队伍中的极端分子,修改教科书,严格管制慈善机构活动,反洗钱,实行大赦,都已取得初步成效。政治上,适当扩大言论自由和民众参与。一年多来,沙特先后成立了“改革咨询会议”和第一个全国性人权委员会,政府连续三次举行由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全国对话会议,并计划今年11月举行历史上首次市政选举。^②经济上,扩大招商引资,致力于加入世贸组织,着力推行用工“沙特化”等。但在可预见的将来,沙特动荡局面恐将持续。

尽管如此,王室统治尚不致根本动摇。从内部看,首先是沙特家族统治已延续了70多年,现“亲王大军”近2万人,仅开国老国王阿卜杜·阿齐兹的直
(转第43页)

^① “A Saudi Opportunity”, *Washington Post*, July 1, 2004.

^② Heba Saleh, “Saudis Unveil Surprise Reform Plans”, January 13, 2003. <http://www.yahoo.com>

届政府均采取明显的亲美政策。查上台后,一改传统亲美作风,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在缉毒、反恐、美在委建立军事基地等上公开反对美的霸权,坚决维护民族尊严与国家主权;在国际事务上与美保持一定距离,反对单极化,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格局形成;查不仅对卡斯特罗领导的社会主义古巴倍加赞赏,还主动访问萨达姆、卡扎菲等美国“不感冒”的人。美右派担忧查韦斯会在委搞社会主义,对查十分不满,称其为“麻烦制造者”,并一直想法“修理”查韦斯。美国政府通过全国民主基金会大量资助委国内“反查派”,参与策动2002年“四月政变”和同年12月全国总罢工,2003年又怂恿委搜集罢免总统公投签名活动,不断掀起“倒查”旋风。此次公投从某种程度上是一场决战境内、运筹境外的美委新较量。正如查韦斯直言:它“是选择布什还是查韦斯”、“是保卫还是丧失主权”的战斗。美国前总统卡特也说“我认为至少白宫(不知是否包括国务院)真的希望看到查韦斯失败”。查的获胜挫败了美国暗中操纵

的“倒查”图谋,“是对布什政府的一个打击”。^①从查这几年曲折的执政经历来看,美国无疑是影响委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委美之间存在着深刻且难以克服的矛盾。

不过,从经济层面看,双方互有所需、互有所求:美国非常需要委内瑞拉石油(委是其第三大能源伙伴,运输线路较中东短四周且安全);^②委内瑞拉十分需要美国这个最大的海外石油市场(占委出口石油的70%)、最大资本与技术来源。因此,委美关系又有改善的必要和合作的空间。查获胜后对美国的批评态度已有所缓和,美国也已不得不承认查赢得公投,但要双方完全消除隔阂、放弃敌视和戒备,可能性不大。查政府怎样有理有节地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如何在与美国冲突和合作中营造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是其未来面临的重大考验。○ (责任编辑:郭志红)

^① “The Chavez Victory: A Blow to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0, 2004.

^② “In Venezuela’s Recall Vote, Oil Takes Center Stage”, *Houston Chronicle-com*, August 22, 2004.

(接第40页)系亲王就有5000多人,^①他们分别把持着国家最重要的权力机构和绝大部分财富,并通过联姻、许官封侯等建立了盘根错节的统治根基,拥有“较成熟的运作机制”和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其次是作为立国支柱之一的瓦哈比教派与王室依存度极高,一损俱损,其主流派并不希望与王室对立。第三,沙特社会落后保守,国内民主意识较弱,改革力量非常弱小。第四,目前“基地”等恐怖分子虽是政府的最大威胁,但其国内支持率并不高。最近沙特举行的民调显示,只有不到5%的沙特人认为由本·拉登统治沙特是个好主意。^②此外,长期以来数万亿的“石油美元”一直是沙特王室维护统治、“购买”国内外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工具。据统计,2002年沙特石油收入554亿美元,2003年增至753亿美元,连续两年创历史最高。^③预计今年接近1000亿美元。不断攀升的油价和高石油收入对沙特政府化解经济、社会危机大有裨益。

从外部看,美沙战略关系虽已生变,但不致完全破裂。对美而言,除石油外,在反恐、伊拉克重建、巴以谈判、中东民主改造等事务中离不开沙特的支持。

鲍威尔称赞美沙关系是“强有力的”,对沙特努力与美进行反恐合作大加赞扬。在改革问题上,鲍威尔强调,“改革的步伐必须符合沙特领导人和沙特人民的愿望”^④。国会“9·11”调查委员会最终报告也为沙特洗刷了罪名,指出没有证据表明沙特支持恐怖主义。未来美对沙政策将继续强调民主改革和降低对其能源依赖,但仍会维持目前盟友关系。事实上,尽管美对沙特王室并不十分满意,但目前美在沙特国内也找不出比王室更理想的合作伙伴。^⑤而沙特面对伊战后中东格局剧变及国内局势恶化的压力,在政治、军事、安全等方面仍离不开美支持,维持沙美关系仍是其外交的重中之重。○

(责任编辑:郭志红)

^①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slamic Extremism in Saudi Arabia*, Washington, DC.

^② “Poll of Saudis Shows Wide Support For Bin Laden’s Views”, June 9, 2004. <http://www.cnn.com/2004/WORLD/meast/06/08/poll.binladen/>

^③ “海合会国家去年石油收入大幅增加”,新华社阿布扎比2004年1月7日电。

^④ “国务卿鲍威尔祝贺沙特阿拉伯反恐恐怖主义行动取得胜利”,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美国参考》,2004年7月30日。<http://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4/0730powell.htm>

^⑤ Bruce Anderson, “The Saudi Monarchy May Well Fall, But Will We Welcome the Regime That Replaces It?”, *The Independent*, May 31, 2004.